

## 梨园各班花名册的史料价值

戴 云

由著名京剧演员余叔岩、梅兰芳担任正副为会长的北平国剧学会成立于1931年，其宗旨意在“振兴国剧，发扬文化，补助教育”。该组织成立以后，为继承京剧传统，弘扬京剧文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创办国剧研习所，创办《戏剧丛刊》、《国剧画报》等刊物，并在北平的一些报刊上举办国剧研究的专栏。另外，学会还成立了专门的图书馆，由傅惜华担任图书馆主任。图书馆除购藏当时出版的戏曲、音乐等相关书籍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多方搜集到大量珍贵的戏曲资料。这些资料中有一部分曾经齐如山、傅惜华等人之手予以重新整理。但由于战乱及时代变迁等各种原因，大半个世纪以来，这些珍贵的资料却一直躺在历史的尘封之中不为人们所知，《梨园各班花名册》就是这样。

《梨园各班花名册》以百舍斋红格稿纸誊写，共成两函十二册。书品大小为：26×15（厘米）；板框高宽为：17.3×12（厘米）。每半叶八行，行二十字格。每册卷首题“梨园各班花名册”，并有“高阳齐如山珍藏”、“惜华所藏戏曲文献”等印章。每册书衣有齐如山题写的书签“剧社题名录”。该书是据原始档案材料<sup>196</sup>抄录了清同治二年（1863）至民国十六年（1937）共70多年北京地区各大小戏曲班社的花名。此书现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另外，该馆还藏有一函题为《光绪梨园各班花名册》的书，系以曲盒朱丝栏稿纸抄写，经核，书中内容与百舍斋抄本的光绪部分重复。百舍斋为著名戏剧家齐如山的斋名，曲盒为傅惜华的笔名。而花名册的原件是用印有“北平国剧学会”字样的包装纸包的。所以可以断定，当时，北平国剧学会将梨园各班花名册从民间征集到以后，齐如山、傅惜华便倩人整理誊抄（有些或为他们亲笔所录），以供大家研究所用。后来，这批东西几经辗转，最后归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收藏。

那么，这些戏曲班社的花名因何而“注册”的呢？齐如山曾这样说过：

戏班未成之前，须先报官，得批准后，方许成立。在前清时，则须报内务府。其手续则先具甘结，递精忠庙首，由庙首添具加结，连同该班花名册，有时亦须将该班应演之剧目一并呈报……在具报时，须分别新出班及复出班两种。新

<sup>196</sup> 花名册原件为经折装，数十册。

出者，初次所成之班也。复出者，从前有此班，多日未演，再成之班也。<sup>197</sup>

《梨园各班花名册》中有些戏班花名之前附有“具甘结”书和“具加结”书，为齐如山的说法提供了佐证。如在同治四年七月复出阜成班的花名之前，有两叶文字：

具甘结人奴才赵殿奎复出阜成班，所有在班角色俱系大兴县民人，并无由别班邀来角色，亦无旗人在班演唱以及来历不明为匪不法之人。自挂牌后，如犯前项情弊，有奴才赵殿奎情甘领罪。为此叩恳大人台下恩准奴才挂牌演唱，全班奴才等得食糊口，则感戴鸿慈无极矣。所具甘结是实。

同治四年七月 日 复出阜成班奴才 赵殿奎

具加结会首奴才程椿等为出具加结事，今据大兴县民人赵殿奎复出阜成班呈报，所有在班角色俱系大兴县民人，并无由别班邀来角色，亦无旗人在班演唱，以及来历不明为匪不法之人，自挂牌以后，如犯前项情弊，有奴才赵殿奎情甘领罪等情呈报前来。奴才会首照伊所报，出具加结，呈递大人台下前恩准伊等挂牌演唱。所具加结是实。

刘宝山

同治四年七月 日 具加结会首奴才 程 椿 周启元

据上述文字，头一份应该算是戏班因多日停演，后要重新开张的“从业申请书”：即同治四年，大兴县民赵殿奎决定要复出阜成班，但在挂牌演唱之前，作为戏班掌班人的赵殿奎必须向本行业的组织机构精忠庙梨园会所提出申请，说明该班社演员籍贯，并保证没有外班邀来的角色，也无旗人及来历不明的不法之人混在班内。正式挂牌演出之后，若是发现犯有前项情弊，那么身为班主的他要全权负责。而第二份，类似现在的“担保证明”，也就是精忠庙梨园会所向内务府出具证明。有了这两份文书，内务府才有可能批准该戏曲班社从事演出经营活动。这些手续，均为内务府指令必须办理的。花名册中就有“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堂谕要各班花名底”等类似文字。

精忠庙梨园会所是清代北京戏曲艺人的行业组织。成立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二月，地点在崇文门外东晓市精忠庙内。精忠庙也是梨园弟子祭祀祖师的主要场所，精忠庙的首领即庙首，也称会首，由伶人推举，呈朝廷衙门批准，授

<sup>197</sup>齐如山《戏班》第105页，北平国剧学会1935年4月排印本。

四品顶戴。若有伶人纠纷，庙首召集各戏班开堂公断。近代许多著名的戏曲演员均担任过精忠庙的会首。上述署名的“会首奴才程椿、刘宝山”即为程长庚、刘赶三。大约在光绪中叶，梨园会所迁至前门外粮食店街南端惠济祠内。

这部《梨园各班花名册》（以下简称《花名册》）有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 一、对各声腔相互争胜到皮簧雄踞京师舞台历史风貌的展示

由于《花名册》中较为完整地保存了那一时期各戏曲班社报精忠庙的名单，而且，在某些新成立戏班的报庙文书中，承领班人还特地注明了该班所演的剧种，因此，使我们得以对那个时期戏班戏社的总体面貌能有一个全面地了解，也可对当时戏曲舞台的声腔情况作一初步考查。

当然，大多数班社的花名册上，并没有注明所演是何声腔。据推断，其原因有二：一是这些班社本不是新成立的班社，其“档案”已在精忠庙和内务府备过案，上报花名的原因或为原承领班人发生变化，或为戏班在一段时间因故未能演出，后又重新营业等；二是前清戏曲舞台上本就诸腔杂陈，现流传下来的近代演出本，有的即标明为昆弋轮演，或梆簧混唱。只要观众喜爱，什么腔都唱。一些新成立的戏班为适应市场需要，并不将自己禁锢在“某腔”的演出上。虽如此，我们还是能从一些班社的自报名以及主演名单上，大体了解这些班社所属剧种的状况。

据《花名册》初步统计，清同治间报庙的戏班汰去重复的，大约有 30 个几<sup>198</sup>。其中，明确标名的昆腔戏班共 11 个：安庆（昆弋）、全福、全庆和、嵩庆、复出庆寿（昆弋）、全顺和、义顺和、祥泰、金台、复出金台、双顺奎；根据主演判断的皮簧戏班共 8 个：四喜（兼唱昆曲）、三庆、春台、广和成、阜成、新出阜成、小福胜、小和春；明确标名的琴腔戏班 1 个：双顺立；明确标名秦腔戏班 2 个：万顺和、小太和；根据主演或其他资料判断的秦腔戏班有 2 个：春奎、全胜和；不明腔调的戏班 6 个：万顺奎、双顺和、永胜奎、鸿顺和、德胜奎、胜春奎。

在上述至少 11 个昆班<sup>199</sup>中，有 5 个是新成立报批的，1 个是恢复演出的。这说明同治时期的观众对昆曲还是挺喜爱的，所以才有人不断组建新的昆班，以满

<sup>198</sup> 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戏曲舞台活跃着的仅此 30 个戏班。同治以前的戏班如果掌班人不发生变化，便不用重新登记报送名单。

<sup>199</sup> 登记在册不明腔调的戏班中，演出昆曲、梆子均有可能。

足广大观众的需求。也就是说，当时京城的戏曲舞台上，作为古老剧种的昆曲，还占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份额”。而那一时期的皮簧戏班（姑且这样称呼）只有8个<sup>200</sup>，数量约占戏班总和的四分之一。虽如此，但这一剧种却有着朝阳般旺盛的生命力。就人数而论，大的戏班半数以上均为皮簧（或昆乱）班。如同治十二年，四喜班总人数有106人，春台114人，三庆班73人，其他班社在人数上能与其抗衡的只有双顺和班共95人，永胜奎班79人。以演员而论，近代戏曲史中有号召力的名演员，几乎三分之二均隶属这些皮簧戏班。这种情况，体现了京剧这一新兴剧种正在逐渐地走向成熟。

光宣年间，前后报庙的戏班数约有80余个，大大超过了同治年间。其中，以演唱皮簧为主（据主演判断）的戏班（包括梆簧两下锅）达30多个，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昆弋、秦腔戏班不足三分之二。这说明皮簧戏班的市场领地较之以前又大大扩展了许多。

从《花名册》中可以看出，在满清政府灭亡之后，戏班的组织结构等与清末并无两样。而在民国三年，由育化会提倡，各戏班之“班”字同改为“社”字。而且，报庙的名单也不再分行当列出，而是除列承领班人外，还列出该班所有演员的姓名、年龄<sup>201</sup>、籍贯和住所。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后至抗战前，北京地区的戏班、戏社（包括科班）前后约有120个以上（大多数戏班的寿命很短），其中的男班（社）约有80余个，而京剧的男班（社）就多达60多个，（包括一些梆簧两下锅的班社），占有男班的三分之二以上，况且，坤班中也有一些京剧班社或两下锅的班社。京剧班社的发展壮大，从侧面体现了京剧从成熟到鼎盛时期的发展面貌。

另外，该书对光绪中叶至民初梆簧同台演出的现象（俗称“两下锅”）作了诠释和补充。同光以后，清升平署剧本中便出现了同一戏本中的舞台提示，就注明哪段唱梆子，哪段唱皮簧的什么板式。可见梆簧合演的形式已传入宫中。从册中花名可知，光绪十七年（1891），由著名演员田际云为承班人，郭笙为领班人的秦腔玉成班便吸收了京剧演员夏月恒（夏奎章之子）为班内演员；光绪二十五年，著名京、昆演员姚增禄出资承办了“新出秦腔德胜和班”，并出“具甘结”书报精忠庙首；同年，京剧演员李连仲和秦腔演员何景云共同出资续组玉成班，

<sup>200</sup> 据演员名单，不明腔调的戏班中恐没有皮簧戏班。

<sup>201</sup> 《花名册》中所列演员年龄不甚准确，同时期、同一演员在各班的所记的年龄却不同，其原因有待考查。

班中云集了田际云、何景云、十一红、王楞仙、李连仲等一大批优秀京剧、秦腔演员同台献艺。另外，李连仲还与侯双印、李金茂出资组庆春班，白文奎、李长奎、刘鸿升、李永华、马全录、王全立、王子实、李连红等梆簧演员同台演出；光绪二十七年，由著名秦腔演员侯幼云、薛固久出资承办了久和班，吸收了贾洪林、孟小如、鲍吉祥、贾立川、谭嘉荣、王瑶卿、孙喜云、张云仙、何桂山、德子久、德子杰等众多京剧演员的加盟。宣统元年，由杨宝珍承班，靳德钟领班的德顺和班，在报庙时就宣称“共花名秦腔、二簧一百二十二名”，这就明确宣布了这个新成立的是一个“两下锅”的戏班。此外，还有宣统二年的太平和班（张斌荣承班，张国瑞领班，刘春喜、时慧宝、郭厚斋、侯俊山、姚佩秋、孟小如、马德成等主演）、民国二年成立的九成班（侯幼云、郭宝臣、余玉琴等承班，郭宝臣、元元红、小旋风、小马五、麻木子等主演）、民国五年成立的福寿社（高松亭领班，小马五、金灵芝、五月鲜、郭宝臣、郭春山、谭春仲等主演）、民国六年的正明社（沈华轩、李少亭领班，郭宝臣、穆春山、高庆奎、白牡丹等主演）、民国九年的华馨社（沈华轩社长，王郁甫领班，李少亭、崔灵芝、贯大元、德珺如、侯喜瑞等主演）等，也均为梆簧合演的班社。当时的观众对这种“两下锅”的表演形式表现出的态度是认可和欢迎，因此戏班就能取得票房收入而得以生存。表面上看，是戏班在研究观众的审美欣赏情趣，而后迎合之，而实际上，这些班社的演员可以在表演技巧上相互学习和借鉴，在音乐伴奏、服装化装上也相互影响，更便于京剧从秦腔这一古老剧种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从而加速了京剧表演和唱腔艺术的成熟。

## 二、理清近代著名京剧班社的发展沿革情况

京剧从形成到鼎盛时期，一些著名班社和演员对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遗存的史料过于零散，使人们难窥这些班社发展沿革的全貌，以至于近年来编写的戏曲著作中对此记述得不够准确。而我们从这个《花名册》中，却可比较清楚地了解这些班社沿革的基本情况。

四喜和三庆均属著名的徽班，在嘉道间的京城内享有盛名。道光二十五年出版的《都门纪略》以及光绪六年重镌《都门纪略》所载戏班之中，二班均榜上有名，但对其报散时间却众说纷纭。如认为四喜班“约于光绪中期解散”，三庆班

“光绪十五年（1889）后解散<sup>202</sup>等。而现在，根据《花名册》中提供的材料，可知四喜班报庙的最后时间为宣统元年<sup>203</sup>，当时承班人是张淇林、靳德忠，领班人是崔禄春、王长林、宋德禄；而三庆班最后的报庙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承班人是王楞仙、朱文英、田际云、陆玉珊，领班人是曹兆林、迟春和、谭嘉善、姚虎臣。当然，光绪中期的四喜或三庆二班在经营过程中有可能因故一度停业，后又复出。如三庆班在杨月楼死后便停业，在光绪十八年，由谭鑫培、王楞仙、陈德霖集资承班，以侯慕青、蔡醴亭为领班人，使之恢复演出。正如齐如山所说，特别像三庆、四喜这样的复出之班要用原来的班名，必须与原承班人有相当的关系。因班名本身即有号召力，又代表掌班人家的产业。“他人欲用此等班名，则非与其家以相当代价不可。”<sup>204</sup>但无论如何，二班还是延续了下去。所以，这些报庙的记录，纠正了以往说法的不准确之处，对研究京剧著名戏班的历史沿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外，《花名册》中详细列有众戏班的报庙时间、承领班人及各行演员、场面等花名，使人们对近代戏班的规模与组织机构的发展有明晰的了解。

现仍以四喜、三庆二班为例，据《花名册》统计，同治二年，以袁听泉、张发祥为掌班的四喜班总人数为 92 人，同治十二年 106 人，光绪三年，以梅巧玲为领班的四喜班总人数是 108 人（包括生行 34 人，小生 8 人，占行 10 人，净行 6 人，丑行 11 人，武行 9 人，场面 21 人，杂行 4 人，其余 4 人），光绪九年达 148 人，光绪十七年降为 89 人。光绪十九年逢万寿庆典，该班进皇宫演唱，总人数达 165 人（包括生行 11 人，占行 15 人，小生 5 人，净行 11 人，丑行 7 人，武行 30 人，老旦 4 人，场面 20 人，上下手 10 人，流行 8 人，管事 2 人，头目 3 人，字号主 1 人，走场、彩匣 3 人，管帐 3 人，三箱 10 人），宣统元年是 122 人。

同治十二年，以程玉珊（程长庚）为掌班的三庆班总人数为 73 人（包括生行 9 人，小生 5 人，旦行 15 人，净行 10 人，老旦 4 人，丑行 8 人，下手行 6 人，场面 15 人），到光绪九年，领班人为程章甫，总人数是 97 人，光绪十八年，承领班人换为谭鑫培等（见上文），班中总人数上升为 114 人（包括生行 11 人，占行 15 人，

<sup>202</sup> 《中国曲学大辞典》第 855 页，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

<sup>203</sup> 宣统二年版的《都门记略》上，仍列有四喜班的名字。可见，该班消亡的时间应在宣统二年以后。

<sup>204</sup> 齐如山《戏班》第 105 页，北平国剧学会 1935 年 4 月排印本。

小生9人,老旦4人,净行10人,丑行10人,头目3人,场面15人,卡手8人,手下8人,箱杂16人),光绪二十二年,总人数143人。

从这些统计数字中,使我们对近代戏班的组织机构及历史沿革一目了然。

### 三、对戏班成员的职能分工有直观地了解

上述统计资料表明,戏班规模以光绪中期为最,上述三班作为当时京师较大的皮簧戏班,在正常情况下,人数有百余人左右,最少时也有六七十人,在其鼎盛时期,人数最多可达160人以上(当然,与进皇宫演祝寿戏有关)。从册中各戏班的演员行当分配来看,除有生、小生、旦(多写为“占”)、老旦、净(或写作“花面”)、丑(或写作“小花面”)、武等行外,还列有流行(即龙套)、上下手(或写作“卡手”,即筋斗匠),有的还列有杂行、效力<sup>205</sup>等。主要行当都列有详细名单,次要的也列有人数。这样,使我们对当时戏班的行当构成一目了然。我们从戏班的行当分配中,大体也可了解该戏班的演出特点。如同光年间,戏班的武行演员大都在10人之内,最多也就是20余人。但在光绪十九年,四喜班进宫从事万寿庆典演出时,武行演员达到了30人。这从侧面说明为增添喜庆的热闹气氛,该班在进宫演出时,大大增加了武戏的剧目,以迎合统治者的欢心。另外,关于京剧中的老旦行当,有些学者曾这样认为:“京剧形成之初,没有老旦专行。老旦自立专行,自龚云甫始。”<sup>206</sup>这种说法不大准确。龚云甫出生在清同治元年(1862),虽自幼喜欢皮簧,但直到20多岁以后才入票房学戏。而细检《花名册》便可发现,远在同治二年,春台班的报庙名单中,便有“老旦”这一行当,记录了郝兰田等4名演员;同治十二年,三庆班的名单中,也有周天德、谭志道、胡瑞林、孙二官4名老旦演员。光绪初年,皮簧的各大班大都列有老旦演员。也就是说,在龚云甫出生前后,京剧中老年这一行当便已经产生,而且,在龚云甫尚未出道之前,老旦已成为京剧中较为成熟的行当了,所以不能说是龚云甫创立了老旦这个行当。龚云甫的贡献在于对老旦的唱法进行革新,从而大大丰富了老旦的唱腔,由此他也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京剧老旦表演大家。

从册中花名可知,戏班构成除前台各行脚色以外,还有后台“职能”部门的人员,包括文武场面、拣场、手下、箱杂头目、管事、字号主、彩匣、管帐,有

<sup>205</sup> 有些会戏不多的初学戏人,不能搭班挣钱,或无班可搭,则托人与某班说好,不要钱白效力(只拿车钱),以便自己练习。参见齐如山《戏班》第21页,北平国剧学会1935年4月版。

<sup>206</sup> 《中国京剧史》上卷,第162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9月版。

的写作“交作”（包括管水锅人、催戏人、管彩匣人、打门帘人、管后场桌人）。而同治至光绪初年戏班构成对后台的其他职员的分工并没有明确列出，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初报庙时，没有要求将后台人员全部上报，二是因当初规模所限，后台的职员身兼多职，没有太明细的分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慈禧太后掌握朝政之后，非常喜欢看戏，特别喜欢皮簧戏的她经常命外班进内演唱。由此，戏班的规模也逐渐扩展了。尤其对后台的管理人员，均有十分明细的分工，并在报庙的名单上详细列出。从上述资料也可看出，光绪年间各班仅后台人员便有20多人。而复出阜成班同治十二年报庙时，全班人数仅有32人。这些班社的成立人数、沿革，发展状况以及人员的明细分工，从侧面展示了京剧发展的历史轨迹。

#### 四、对著名京剧演员搭班情况的补充

近代京剧史上，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京剧演员，他们对京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是由于史料的匮乏，一些史书对他们或没有专门介绍，或对其生平语焉不详。这份《花名册》可说是对这些著名京剧演员的艺术行踪作了详细的补充。

众所周知，清末画家沈容圃曾绘制了一幅《同光十三绝》，将当时13位著名昆曲、京剧演员的彩色剧装像写真绘出。但以往人们对画像中多数演员的生平事迹不甚了解，这份《花名册》可弥补这些不足。

画像中有一扮演《一捧雪》中莫成的演员，名张胜奎，是著名的生行（老生）演员。以前人们只知他在四喜班演出多年，擅演“衰派老生”，精于念作。现从《花名册》中，可知张胜奎在光绪三年，即担任阜成班的领班人；光绪九年，成为四喜班的主要演员，仅排在王荣斋（王九龄）之后；光绪十二年，为胜春班的主演；十三年，在谭金福等为领班人的同春班，他为生行首席演员；十九年逢万寿庆典，张胜奎作为四喜班的承班人及生行的主演，带领全班人马奉旨进内演唱。

“同光十三绝”之一的杨鸣玉，是一名昆乱不当的著名丑行演员。谈起他的表演艺术，时人以“无戏不绝，无处不妙”赞之，以至有“杨三死后无苏丑”之说。但他的其他情况便不得而知了。通过《花名册》可知，同治二年至光绪九年，杨鸣玉一直是四喜班的演员，特别是光绪以后，他便是班中的头名丑。从中，也可以看出其精湛的艺术成就。朱莲芬也是一位昆乱不当的优秀演员，在沈容圃的画像中，他扮演《琴挑》中的陈妙常神态逼真。《花名册》记录了他光绪九年在三庆班，光绪十五年在春台班，光绪十八年在洪奎班，均为这些戏班的旦行主要

演员。

另一位“同光十三绝”之一的时小福，是当时的青衣名家，并担任过四喜班掌班及精忠庙首。以往介绍他也只说是幼学昆旦，兼乱弹青衣。而我们在光绪三年梅巧玲掌班的四喜班报庙的生行演员的名单中，找到了“时小福”的名字。而光绪九年名单中，时小福（写作“时琴香”）才作为旦行演员报庙的。这从另一角度说明，时小福对对生行的表演也是很精通的。顺便插一笔，史料记载，梅巧玲掌四喜班期间，遇两次国丧，百天后才许登台营业。梅巧玲便拿出自己的积蓄，坚持给演员开全“戏份”。后因垫付过多，难以支撑，请时小福接管戏班。时小福没有答应，却卖掉自己的住房，借钱给梅巧玲渡过难关。现从《花名册》中提供的资料可知，在梅巧玲掌四喜班前后，该班人数已达百余人。在数月不营业的情况下，还要自掏腰包贴钱给百余人开全工资，该是多大的一笔开支！从这件事，也可看出梅、时二人仗义疏财的人品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

再一位“同光十三绝”之一的谭鑫培，更是享有盛名的京剧演员，曾被称为“伶界大王”，他创立的“谭派”艺术影响极其深远，对他的研究文章不在少数。根据《花名册》，我们还可以对其艺术生涯及其子女的从艺情况作些补充：光绪九年，谭鑫培在程长庚掌班的三庆班为生行演员，仅排在杨月楼之后。这年他又与陈必魁共领春台班（报庙文书上写作“谭心培”），周春奎、景文星、汪桂芬、庆春圃、德子杰、汪福奎、王长林、夏立成、德俊如<sup>207</sup>等均为其班中主演。光绪十三年（1887），谭鑫培与周春奎作为承班人，成立同春班，<sup>208</sup>邀王怀卿、陈春元为领班人。有权威著作说“谭鑫培于1895年左右创建同春班”<sup>209</sup>，根据这份《花名册》，应将谭老板创建同春班的时间提前8年。光绪十七年，谭鑫培新补为精忠庙的庙首。光绪十八年，谭鑫培与王楞仙、陈德霖为三庆班的承班人，集资恢复了该班的演出。光绪二十二年，谭鑫培在曹兆林、迟春和及其长子谭嘉善为领班人的三庆班作为排名第一的生行演员参加演出。谭嘉善在光绪二十五年、二十八年是同庆班的领班人及生行演员，光绪二十七年嘉善又作为久和班领班人报庙。

<sup>207</sup> 一般写作“德珺如”。本文所引演员名字均按《花名册》所书，下不再另行说明。

<sup>208</sup> 宋学琦《谭鑫培艺术年表》“光绪十三年”条下：“谭鑫培与周景奎、王八十等同组同景班。班中有旦角田桂凤（小桂凤）、花脸黄润甫等人”（见《谭鑫培艺术评论集》第360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10月版），此说与上述不符，而且，同春班的旦角有梅竹轩、罗福山、张芷荃等13人，净角有金秀山、达双寿等7人，并无田、黄二人。其原因待考。

<sup>209</sup> 《中国京剧史》上卷，第152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9月版。

谭鑫培之子嘉荣、嘉祥、嘉瑞分别以生、旦及场面的演员在同庆班或久和班搭班演出。

在早期的京剧演员中，有一净行著名演员，名徐宝成。在道光二十五年刻印的《都门纪略》以及光绪六年《重镌都门纪略》中，徐宝成作为嵩祝班、嵩祝成班的演员，均榜上有名。根据《花名册》可知，徐宝成确实长期效力于嵩祝班（包括嵩祝成班），并在清光绪三年担任过嵩祝班领班人，光绪九年是嵩祝成班的净行首席演员。而在此之前的同治二年，徐宝成还搭过阜成班。这些资料，可补其生平史料之不足。

黄润甫是著名的满族花脸演员。19世纪末，他与谭鑫培、郭宝臣、杨小楼等被人们誉为“梨园八杰”。侯喜瑞、董俊峰以及李连仲、穆春山、郝寿臣等均为其门人。《花名册》中记载了他于光绪三年分别为嵩祝班和阜成班的净行演员，光绪十九年，他为首席净行演员随小丹桂班进内演唱，光绪二十二年、宣统三年，他是喜庆班演员，宣统元年，他是四喜班净行首席演员，民国二年，庆共和班成立，黄润甫作为三十二名赞成发起人及成班人而榜上有名。不久，庆共和与双庆班合并，以俞振庭等承班，迟子俊等领班组成新庆班，黄润甫即入该班为净行主要演员。

## 五、对近代京剧科班的记录

同光绪以后，随着京剧的不断发展，爱好京剧的观众日益增多，这就需要培养更多的演员来满足社会需要，由此，京剧科班便在不断建立。从《花名册》各班名单中，虽无明确注明哪班是戏曲科班，但我们根据演员姓名及相关材料，还是能获得当时部分科班的具体情况。当时的戏曲科班有两种情况，一类是以教戏为主的纯粹的科班，另一类是演出与教戏并重的戏班。在此，列举部分皮簧（或与之有关的）科班。

小福胜班，同治二年十月报庙，掌班人朱廷贵。共59人，其中生行11人，占行9人，净行9人，末行7人，丑行7人，武行4人，场面7人，箱杂4人。除掌班外，所有人以“福”字排名；

小和春班，同治十二年报庙，领班人王允和。除列生占净丑各行演员王允和、王仙舟、胡起云等以及后台场面等共45人外，特地列有学生和元、和亨（以“和”字排名）等40人，均以“和”字排名；

春台班，光绪十四年报庙，领班人陈寿丰，除列有许荫棠、王仙舟、贾丽川、

德珺如各行演员外，还列有徒弟春安、春彩等 23 人，均以“春”字排名：

小洪奎班，光绪十四年报庙，领班人陈丹仙。全班共有 61 人，除列陈双桂、贾丽川、高四保、谢宝云等演员外，还列有学徒洪明、洪全等 28 人，均以“洪”字排名；

玉成班：光绪十七年报庙，承班人田际云，领班人郭笙。这是一个“两下锅”的班社，除演员外，还列有各行学徒玉德、玉环等 34 人，以“玉”字排名；

小鸿奎班，光绪二十一年报庙，承班人：陈永源，领班人靳铭。共有陈鸿胜、鲍鸿祥等 39 人，均以“鸿”字排名；

福寿班，光绪二十二年报庙，承班人陈德霖、余玉琴，领班人陈春元、贾丽川、张文亮、迟玉泉，总人数 87 人，除列贾洪林等演员外，还列有学徒夏德福等 32 人，多以“德”字排名；

小双庆和班，光绪二十九年六月报庙，承班人赵宝珠、姚意云，领班人李文汉，共 125 人，除裘桂仙等少数外，人员多以“胜”字排名，如：马胜和、冯胜雷、赵胜喜、丁胜才等；

小长春班，光绪三十一年报庙，承领班人陆华云、胡素仙（未标名单）；

喜连成班，光绪三十二年报庙，承班人叶鉴贞，领班程文涛（未标人数）；

承平班，光绪三十三年报庙，承班人：吴松泉、陈春元，领班人：王郁桂、迟贵均。报庙文书有“承领本班角色学生”等文字，总人数 166 人，其中有永福等 80 人（未分行当，以“永”字排名），文武场面等后台职员 82 人；

小庆寿和班，光绪三十四年，承班人赵文魁，领班人胡海平，共 93 人。各行人数 53 人，均以“庆”字排名，后台职员等共 38 人；

新天仙班，光绪三十四年报庙，承班人陈春元，领班人张文亮，总人数 105 人，除演员王凤卿、李顺亭、姚增禄等外，另有学生张永齐等 40 人。排“永”、或“春”字；

小庆寿和班，光绪三十四年报庙，承班人赵文魁，领班人胡海平。有生、占、净各 10 人、丑行 6 人，武行 17 人，手下 8 人，场面 16 人，管箱 8 人，交作 4 人，头目 2 人。人员多“庆”字排名；

喜庆和班，宣统元年报庙，承班人周瑞彬、崔禄喜、李雅亭，领班人黄启瑞，报庙文书有“本班学徒角色”等文字，共 116 人，人员多以“德”字排名；

小祥庆和班，宣统二年报庙，承班人王瑞清，领班人胡海平。人员有庆元、

庆年等64人，以“庆”字排名，另有卡手16人，文武场面等后台职员26人；

双庆和班，宣统二年报庙，承班人刘凤林、茅钧、李子瑞，领班人张士珍，人员有双寿、双喜、庆祥、庆平、和畅等86人，以“双”、“庆”、“和”字排名。另有文武场面等后台职员46人；

三乐班，宣统三年报庙，承班人孙佩亭，领班人张士珍，共三庆、三玉等69人，另有文武场面等后台职员48人；

荣寿和班，宣统三年报庙，承班人沈庆林，领班人孙锡章，除穆春山等演员外，人员以“和”字排名，共陈和禄、梅和吉等36人，另有场面等22人；

喜庆华班，民国元年报庙，承班人叶春善，领班靳德忠，喜连成二科，同年，又改富连成班，承领班人不变；

富连成社，民国四年，承班人叶春善，领班靳德忠，共64人；

斌庆社，民国六年，领班人俞振庭，年龄7—16不等，计113人。人员以“斌”字排名，有耿斌福、范斌禄、徐斌寿、余斌元等人。

以上所列，只是部分皮簧（或与之有关）科班的大体情况。需要说明的是，民国后新成立的科班戏社并不只是斌庆社一家，因为数目较多，在此不赘。

众所周知，富连成社是近代戏剧史上享有盛名的京剧科班，其前身是喜连成班。根据《花名册》，喜连成班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报庙时，承班人叶鉴贞，领班人程文涛；而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庙首各班先生老板头目会议商议决定不准登台唱戏，各班负责人都要在决议上画押，叶鉴贞、张国瑞二人是作为喜连成班的负责人画押的；至民国元年，班社名单中有“喜庆华班”一名，并注明是“喜连成二科”。当然，以后由于科班的投资人变化，又更名为富连成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喜连成班一度更名为“喜庆华班”，却鲜为人知，在以往的戏剧史上似不见有人提及。究其更名原因，大概是以此新名表示拥护民国政府的成立吧。尽管更名为“喜庆华班”是富连成社发展史中的一瞬，但是，今后书写这段历史时，还是应当提一笔的。

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戏剧史上的女子科班产生了，女子科班问题是近年来深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近代戏曲史上第一个女子科班是崇雅社，是田际云创办的，兼授京剧、梆子。《花名册》对于女子科班也有所涉及。册中明确标明是坤班的有：

崇雅社坤班，民国五年，领班人田秀坤、邱玉山。女子科班，最大的17岁，

最小的 13 岁。共 60 人：

鸿庆社坤班，民国五年，领班人郭香川，最小的 11 岁，共 57 人；

富和成坤社，民国五年，领班人董惠泉，年龄 10—17 不等，共 33 人；

仁德社坤班，民国六年，领班人金仲仁、宋德禄。年龄 14—19 不等，共 32 人；

务本坤班，民国六年，领班人巴介臣、郭华亭，年龄 11—19 不等，共 23 人；

永德坤社，民国六年，领班人侯元庆，年龄 13—24 不等，计 40 人。

还有一些，在此便不一一枚举了。这些女子科班所教授的不一定全为京剧，但也培养出一批较为著名的京剧演员。如梁桂亭、金月梅、金少梅、十三旦（刘昭容）等。所以，当时创办的女子科班，对于京剧事业的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而《花名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

当然，《花名册》的史料价值还不止上述几方面，如对于旗人搭班唱戏问题（同治及光绪前期在“具甘结”和“具加结”书中均须保证“无旗人在班演唱”，而光绪中后期便无此项保证），早期著名相声演员朱绍文曾为京剧丑行演员等事（同治十二年三庆班花名中，朱绍文排在丑行名单末位，同年七月，在全福班花名中，朱绍文排在丑行名单首位），均有所记录。总之，这份《花名册》，确实是戏剧史上十分珍贵的文献。